

黑夜里的那一束光

/ 徐胜章 /

漫漫人生路,总有一两个片断,即使过去多年,依然会从岁月的深处走出来。这样的片断,犹如在寒冷的冬夜,有人给你点亮了灶膛的柴火,倏忽间,就使人置身在温暖里。

这样的温暖,我也遇见过。回望间,眼前就晃动着一个人的身影。

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冬夜,天已黑了,下着冷雨。我像一只被困在黑暗里的孤羊,进退两难,茫然无措。

那时候,我是一个拉货的拖拉机手。那天夜里,我把拖拉机停在管镇南村前的公路上,并松开油门,熄火。此时,夜色浓重,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。

拖拉机车厢上,装的是砖块,是我们村里人建房用的。路已看不见了,离目的地岭南还有十公里路,今晚如果回不到岭南,不仅买砖建房的人家,会打乱明天水泥工帮工的计划,我还得在露天里过夜,家里人,也会因我夜不回家而揪心。

惶然四顾,村庄里灯火渐稀,远处,我停车的地方左边,还看得见一点昏黄的灯光。

那天从县城拉砖回岭南,路上车抛锚了两次,先是变速箱的一个轴承破了,后来是一个前轮扎了钉子,兜兜转转修好,夜色已至,又遇上糟心事:车灯坏了。

车到管镇老街时,发现打不开车灯,我赶紧下车,跑向街角的农机配件店,也去了一个认识的拖拉机手家里。配件店已关门,那个拖拉机手不在家,我和他老妈说借一下车灯,她见我陌生,一口回绝。没办法,我只好硬着头皮上路。夜色沉沉,山岭如蹲伏的黑兽,路过的村庄

像一团影子,路面的颜色从白变灰,变黑,直至模糊不清,车速慢得如龟爬,艰难地开到南村,只觉得黑咕隆咚,天地混沌,一片茫茫。

我在黑暗中呆立许久,束手无策,寻思着要能借到一支手电筒就好了,如果有,可以用它照着路,慢慢地开回岭南去。

这个村庄里,我没有熟人,会有人借我手电筒吗,借不到怎么办?又冷又湿,人也饿得心慌,黑暗中,我有一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望感。得赶快想办法,不然真的要在露天过夜了。我想那处亮着灯的地方。

朝左侧的那点昏黄的灯火,慢慢地摸过去,大约二三十米路吧,脚高脚低,跌跌撞撞,一步一挪,近前,在屋里弱弱的灯光映照下,我看出,那是三间矮平房。

屋里,水气弥漫,靠墙的土灶上,热气烘烘,闻得到一股扑鼻的甜香。一个六十左右,头发花白的大伯,正在灶头忙碌着,对我这个突然而至的陌生人,他先是一愣,我赶紧对老人说:我是岭南人,开拖拉机的,车灯坏了,想借个手电筒,明天过来还你。话音刚落,他连声说:“手电筒有的,刚刚换了三节新电池呢,等你借去吧。老人的回答,让我的心头安定下来。

“这么迟了,你应该还没有吃饭吧,锅里在烧番薯,来,我拿给你。”一边说着,老人走过去,掀开锅盖,从锅中挑出一个拳头大的番薯,递我手上:“快吃吧,这锅番薯,烧熟了明天喂猪的,吃了再拿,锅里多的是呢!”

一口气吃了三四个番薯,身上热乎多了,想着要早点回家,我就起身向老人告辞道:“大伯,我要回去了。”老人应着声,连忙去拿搁在木柜

上的一支手电筒,递给我时先撒试了两三下开关:“灯亮的,可以照的。”又转身从灶台上抓两个番薯塞到我的衣袋里:“拿上,路上饿了再吃。”

戴上老人借我的手电筒,刚走出屋子没有几步,老人突然喊住我:“小师傅,天这么黑,手电筒不太看得清路的,要不这样,你跟我回去,今晚住在我家,我家就在平屋旁边的。”

暖流再次从心底涌起,我连忙对老人说:“大伯,我能看见路的,谢谢你,真谢谢你……”

手电筒的光,并不是很亮,借着这束微光,我足足开了二个多小时才回到了岭南,一路上,虽然夜黑如墨,雨也在下,但我的心却亮亮的,暖暖的。

世事如白云苍狗,一转眼,三十五年过去,多少记忆都已湮没于时光中,这件事却一直萦绕心头。后来的日子,包括现在,每次乘车经过岭南村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向车窗外张望,当年的三间平房至今都在,但是我后来再没有见到过这位老者,我也不知道他如今是不是还健在。

其实,对这个老人,我是一丝愧疚的,那次还手电筒,照理,我应该为它配三节新电池,可是我没有,我只是把那支照了两个多小时的手电筒还给了他。

老人接过手电筒后,我记得,他这样问我:“昨夜可看得清路,啥时候到家的,我都替你担心呢,这么黑的天开车,多危险呢!”

三十五年过去,我一直记着这位山村的老者,记着他对我的帮助。我想,这就是人世間值得怀念的温暖和感动吧。

槐花如雪白

/ 朱仲平 /

前些天去小区边的小山上溜达,有附近的村民带着钩子和鼓鼓的布袋往下走。心下有些疑惑,莫非又到捋槐花的时节了?举目远眺,果然阳坡的刺槐已有成片的雪白花串在风中摇曳,山洼里的槐树则刚窜出淡青色的花穗,春红刚刚谢下,初夏已随即来到。惊觉时序匆匆的同时,不免对槐花的美味心生期待。

刺槐适应能力很强,再贫瘠的地方也能扎根成林。与绿化用的国槐、龙爪槐不同,刺槐枝条虬曲张扬,木质纹理杂乱,枝条遍布锐刺,作柴木也遭人嫌弃。但开出的槐花却深受农家喜爱,可裹上面粉蒸熟蘸酱,可加蛋液煎成槐花饼,包成包子和饺子也很鲜美。早年间青黄不接时,是可以救命的宝贝。在北方的街头村尾,山野沟畔,刺槐可以自在生长,少有人砍伐。反观匀称直溜,材质密实的银杏、楠木之类,很适宜打家具或作梁柱,备受青睐之下却成了珍稀物种。刺槐不逢迎又不失厚道的生存之道实在高明。

我是三十多年前在青岛的海军潜艇学院当了兵才认识的槐花。那时在市中心的潜院绿化极好,从春到秋,营区行道两旁有各种花木较着劲吸引行人。其中有几株树皮深灰皴裂的树,每年夏初会开出形状和紫藤花很像的一嘟噜一嘟噜的雪白花串,每个花朵下半部都鼓成花包,里面藏着嫩绿的花蕊。我第一次知道了这就叫槐花,但不知道能入口,也没闻到有香味。

1996年初夏,我在驻崂顶某连任司务长。有次带车下山补充给养,途经柳树台的土路时,突然鼻翼间有似兰非兰,似麝非麝的馨香萦绕,深吸一口,灵台几欲迷醉,细辨却不知香从何处来。来自烟台海阳的司机小鞠说是槐花香。停车仰望,果然头顶豆绿色的槐叶间有密密匝匝的雪白花串夹杂。摘下一串细嗅,有极淡的清香。看了周围地形,立时明白了缘由。这片山谷中的槐树高大繁密,林中气流不畅,所以能郁积出如此浓烈的清香。而潜院地势平坦开阔,常有海风吹拂,自然难以留住槐花的香味。

很快我尝到了槐花的滋味。几天后我们在军供站采办了米面,到农贸市场采购了副食、蔬菜等物资,又到崂山邮局取回攒了半个月的报纸信件,已赶不上连队的中饭,跟车回山的指导员决定去“骚扰”大石村老刘。老刘开了家路边店,是战士们上下山的歇脚点,十几年来,老刘和连里上下都处成了朋友。我们也常在他店里替弟兄们捎香烟、牙膏等日用品,算是回报他对战士们的关照。老刘邀我们上炕,盘腿喝了会浓郁的崂山茶,没一会,壮实的刘嫂端上满满当当几大盘菜,有槐花饼、猪肉拌黄瓜、辣蛤蜊和红烧鲈鱼,老刘又拿来一大把水灵灵的小葱和一碗豆瓣酱。两口子连声劝我们“使劲吃!”可能是饿极了的缘故,我们觉得刘嫂的菜比饭还的还香,特别是清香的槐花饼又鲜又嫩,真是难得的时令美味。饭后我们卸下两袋面粉作酬谢,两口子好一个推让,老刘操着大嗓门埋怨:“算这么清楚干什么。”此后见到槐花饼,我就会想起浓眉大眼的老刘,想起那些和善的山民。

后来我进了市区的部队机关,又成了家。妻子怀孕后就愿意吃岳母做的庄户饭,为此在岳母家吃住了近三年。岳母出身农家,她固执地认为,包子、饺子有菜有肉,比大鱼大肉养人。隔三差五给我们包饺子,过节则必有饺子。有天下班较晚,到城郊的岳母家村口已是月上东山。穿过路灯下的村道,推开岳母家院门,一家子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的小饭桌旁等我。饭桌上有满满一竹筐包子和盛好的玉米面稀饭。我拿过一个咬了一口,一股清香的肉汁在口腔里迸射开来,原来是槐花加五花肉和蛤蜊肉调的馅。在蒸锅的催化下,槐花的清香、蛤蜊肉的鲜香和肉香、麦香交融复合,味道极其鲜美。我吃一口包子咬一口蒜瓣,在家长里短的闲聊中,远离故乡的愁绪渐行渐远。

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。在工作 and 家事日复一日的忙碌中,三十余年陡然逝去,不断有新面孔在身边出现,又不断有熟悉的人在视野中淡去。崂顶的连队早已撤编,一起在山顶看日出日落,一起在冰雪中搬运物资的弟兄们像飞鸟一样星散南北;有次经大石村,见老刘的路边店已被几株樱桃树替代,一打听,老刘已在十多年前因病去世,刘嫂下山和出嫁的闺女一起生活了;岳母“庄户饭最养人”的念叨也听不到了,刚过八十的她带着对家人的无限眷恋,离开了这热闹的人间。

相聚时意识不到分离,拥有时想不到失去。时光和谁也不商量,不紧不慢将一切变成过去。在和煦的阳光下,我嗅着槐花的清香,几只山鹊在叽叽喳喳斗嘴,山下主干道车如流水,远处胶州湾上的跨海大桥像卧波的长虹飞掠。一切是如此的宁静安详,我却无比伤感,槐花年年如雪,多少故人再难见!



幸福童年 放飞梦想

顾兆明 摄

我在乡下有张床

/ 连欣 /

自我记事起,幼时的我便被父亲带着去乡里的搬运站,跟随他早出晚归。或许是父亲体会到母亲带孩子太劳累了,父亲就分担一些母亲的艰辛,把稍大点的我随身带着照管,弟弟则留在乡下,就这样,年少懂事的成了父亲的陪伴。

那时年轻力壮的父亲是村里出了名的“五老虎”之一,以力气大而闻名十里八乡。农村人有力气就可以凭力气吃饭,干完田间农活,趁农忙间隙,与村里的几位壮劳力到乡里的搬运站打零工,装卸搬运货物以补贴家用。大人们在公路边干重活时,我无所事事,独自蹲在路边数来往的汽车。这个落后的小乡镇,在公路上跑的车辆并不多,一天到晚也数不齐十个手指头,但比一年到头看不到汽车的村子里强多了,我感觉挺新鲜,对无聊的生活充满一股子兴奋劲。

有一天,一辆疾驰而过的大汽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,我好奇地跑上去一瞧究竟,发现掉在地上的是一张似木板非木板的物件,我朝着疾驰远去的汽车喊叫了几声,可弱小的声音怎么会被驾驶员听到呢,只能拉起这张板材往回走。此时,有一位老大爷手里拿了一支棒冰,上前来诱惑我说:“小鬼头,我用棒冰换你手中的木板,好不好啊,棒冰又凉又甜可好吃了。”我经受了老人手中棒冰的吸引,还是使劲将木板拖回父亲干活的搬运站。到了站里,父亲一眼便认出了这是一张纤维板(当时很流行的新产品),仔仔细细地询问了这块板材的来历,我如实回答是刚才在马路边捡到的。

后来,在无处上交又无人认领的情况下,这

张纤维板成了我在站里午睡的“床”,躺在光滑的面板上,闻着木材香味,别提有多快乐了。之后,我每天中午不数汽车了,安然入睡在我自己的小床上,父亲也很安心地做着搬运工作,时不时回头朝我笑笑。每当我睡醒后,会有汗珠浸湿了纤维板,亮晶晶的,印上一个脸形,我会拿起抹布擦掉板上的印痕,小心地保管好这张珍贵的床。父亲则将它竖起来,小心翼翼地侧靠在墙角边。往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,它成了我们兄弟俩席地而坐时玩耍的乐园。那时别的小伙伴只能用晒晒乘凉,睡醒后脸上会有印痕,而我们有了这件神器,格外招伙们喜欢。特别是夏夜,在皎洁的月光下,清凉的院子里,我们三五个小孩子都挤在这张床上,蹦蹦跳跳、打打闹闹,荡漾开来数不尽的欢声笑语。在父亲贴心地打着蒲扇驱赶蚊子时,我们最后都美美地沉进去,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时光还是停留在乡下,如果说一张席地铺设的板能伙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,那么睡在自己搭建的稻草床上,能无拘无束地享用,说说笑笑,味道更是非同寻常。在老家狭小的一间阁楼里,纵横交错摆放着两张木床,靠近窗户的便是我们兄弟俩的卧榻。那时候,由于两个儿子长大了,全家四口人实在挤不下一张床,父亲便找来两条长凳,木板还是与我大哥在楼梯间找到的,积满了厚厚的灰尘。我们把木板抬到小溪里去清洗干净,靠墙晾晒干燥,当晚就迫不及待地铺在父母亲的床尾。所谓的床是大小不一、长短不一的五六块厚实的木板铺设而成,再盖上一张清爽的稻草,叠上一两床棉花絮,便是我

们的窝。我们窝的四周板壁都是报纸糊的,为了防止漏风,头顶上悬挂着一张薄膜作为顶棚,是防止瓦片漏水,因为外面一下大雨,屋内会渗透进一滴小雨,刚好滴落在小床上。有了这一层薄膜,下雨天还能挡住雨水,不致于直接落在我们床上打湿了棉被,起到了保护作用。如果遇上家里来了表兄弟,五个小孩只能挤一张床,母亲怕我们睡得不够暖和,一下子盖上了五床被子,我们头尾交错,挤得翻不了身,又热又重,还是说着悄悄话,一直要坚持到后半夜才会心满意足地睡去。现在回忆起来还能隐隐闻到一股晒过的太阳味道,和感受到躲藏在被窝里的惊喜,温馨而有趣。

我们一边笑对生活,一边努力脱离最初的生长地。后来走上社会,自然也是从出租屋开始。第一次租住在城市里的洋房里,空空荡荡的房间没有提供一张床,是父亲开着拖拉机,送了一张棕床,挑进城,背上楼,辛辛苦苦地为我安了一个临时的“家”。从此,我就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,打拼了十数年,也在城市里落了脚,拥有了自己的栖息之地。

短短的几十年间,从简陋的小床到如今豪华的大床,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偶然发现,父亲陪伴了我一路成长。猛然回首,我也年近百半,无限感怀,望着乡下的那张空置的床,我想我会偶尔回到乡下小憩,让身心得到放松,梦回童年。

